

◆ 闲情偶寄

清明种菜

徐 斌

清明节,天清地明,春和景明。东汉崔寔《四时纂要》中说:“清明节,命蚕妇治蚕食,涂隙穴,修蚕具蚕食。”我们家不养蚕,种菜正当时。

种菜是笼统的说法。广义是指种植蔬菜,即种植各种蔬菜的活动,包含耕地、播种(bō zhòng)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收获等等步骤;狭义仅指“播种(bō zhòng)”环节,包括播种(bō zhòng)和栽种(zāi zhòng)两种方式。

我和妻子一早来到菜地。露水还没有干,亮亮地反光。油菜花在微风中舞蹈,鸟雀在柳树上歌唱。相同的爱好,使亲情更亲。

先点豇豆、四季豆。点豇豆时,妻子先用锄尖勾出四条浅沟,妻妹撒复合肥、纯羊粪并拌匀,妻子再把种子一粒一粒挨着丢下,我则用锄头勾土,把沟盖上,最后浇两遍水,第一遍浇得少,以免把种子糊住;第二遍浇得多,是要把土浇透。点四季豆则是先打宕子,后面程序基本相同。最后,三人合作,蒙上塑料薄膜,用锹在田沟里铲些土,把边缘压实。全程都是弯腰劳作,我的感觉是向大地和种子致敬。

又撒苋菜籽。这活相对简单些,但要把泥块打碎、地块平整,把比蚕眼还小的菜籽和绒土混在一起撒,才能撒得均匀。这个活儿是妻子做,她弯着腰,用右手三只手指拈起一小撮土和种子的混合物,像撒渔网似的,把种子撒在地里。阳光照在她的红衣服上,风吹动她耳旁的头发,很美。

接着是栽瓜秧。我们栽了一棵西瓜、三棵南瓜、三棵菜瓜、四棵瓠子。秧子都

是买的,一两块钱一棵。形状都差不多,就像刚出生的婴儿,基本是一个模样,只是西瓜秧略白些,叶缘有小缺口。妻子又挖了筛子大的一小块地,撒些黄瓜种子,育黄瓜秧子,估计三五天后出苗,十天半个月后能栽。我奇怪的是,都是可以当菜吃的瓜,为什么独有“菜瓜”叫“菜瓜”,享用专名呢。

又栽芋头。芋头是老赵夫妇给的。他们栽了一些,没有栽完,剩下的就给我们了。他家菜地跟我家菜地挨着,我们是种菜的邻居,时间长了,也就成了朋友。到夏天,芋头长起来,叶片似荷,也可以听雨。老赵以前还送过我们甜高粱秧,可惜我们没有地栽,想到这事,从口到心都甜。

自然,菜地里品种远不止这些。前几天栽了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,都活棵了,这三种菜我小时栽过,中年栽过,现在退休了,还栽它们,我谓之“老三篇”。另一种“老三篇”,上年纪的人都懂,叫《愚公移山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,提倡几种精神,即使放在今天来看,也能给人启发。前些时候种了苦菊、茼蒿、青菜,都发芽了;种了毛豆、玉米,都长出几片叶子了;栽了马铃薯,也都发叶子了,一蓬一蓬。这些菜还不能吃,但可养眼,给人希望。

盘点清明的菜地,还有豌豆头、蚕豆、大蒜、韭菜,前三者留着长豌豆、蚕豆和蒜头,唯有韭菜可吃,镰刀割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原来还有菠菜、茺荑,现在都铲了。中午我做了一道菜,叫凉拌菠菜茺荑大蒜,算是今春的纪念版。

菜地南边,是大片的麦地,风吹麦浪,一个欢畅。两个年轻人,在用无人机给麦苗喷洒“保穗”肥。我的目光随着无人机在麦地上空飞翔,我看到美好的春景和劳作的人们。麦地的更南边,不时有爆竹声音传来,路上有成群的上坟的人,以及嬉闹的孩子们。我们以清明种菜的方式追念先人,过好今生。

利的镰刀,然后双手并用,从榆枝上刮割一些嫩绿肥厚的榆钱来。母亲手中的竹竿每使劲地拉拽一次,榆钱就如同翩飞的蝴蝶,从空中轻悠地飘落下来。此刻的母亲总是欣喜异常,大声地招呼着:“天女散花啰!快来抢钱呀!”其实“抢钱”的岂止只有我们弟兄仨,还有隔壁的大姐和小妹,她们快乐地加入其中,银铃般的欢笑声与鸟雀扑棱翅膀的拍打声,使得静谧的乡村在阳春三月显得是多么富有生机。

父母外出劳作,我们如同脱缰的野马,脱掉鞋子,光着脚丫,偷偷地爬上榆树,然后坐在榆枝上大饱口福。此时我们可不是“采”与“摘”,而是酣畅淋漓地从榆枝的末端往前一捋,榆钱在手中叠加在一起,用根细线或稻草便可以串联成别样的“项链”,挂到脖子上。抽芽不久的榆钱放进嘴里,甜丝丝,香悠悠,与四月的槐花相比,真的难分伯仲。

榆钱的吃法很多,除了生吃,最解馋的便是粉蒸。母亲将我们捋取回来的榆钱悉心淘洗,沥干水分,再从陶制的瓮中取出一碗磨碎的玉米面,倒入搪瓷盆里加水与榆钱一块搅拌,用不了多久,便揉捏出一个个黄灿灿、绿盈盈的窝窝头来。锅中的水开始沸腾,被揉捏好的窝窝头分摊在一种竹制的算子上,大约二十分钟,香而不腻、韧而不糙的粉蒸榆钱,在锅盖揭开的刹那终于闪亮登场,一双双稚嫩的小手贪婪地伸将过去,完全置滚烫于不顾,站在厨房里风卷残云。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煮粥,粥是提前用大米或小米熬好的,在食用前将洗净的榆钱加入,盖上锅盖稍焖5分钟左右即可,有时还可洒上一点葱花,其味道真是爽滑可口,喷香绵远。



花丛中 周文静 摄

◆ 生活流水

春天的裙子

石春燕

我不应该买那条裙子。草绿的底色上开满咖色和米色的小花,像初春的原野。棉麻布料,中式小V领,长袖,腰间两根同色系的细带,宽幅裙摆几乎曳地。

这是我喜欢的款式和颜色。穿上后在镜子前转几圈,不如看着感觉好。又试了类似款的一条红裙、一条蓝裙,好像还是第一眼的绿色那条更适合我。又穿上绿裙拍了照,看了照片更拿不定主意了。均码有些肥,袖子长而不利落,裙长及脚踝,有些压个子。要是我再瘦一点、再高一点就好了。

这家店是品质老店,我和岚,还有米大姐一起来的。朋友们都有收获,我如果不出手,好像凭空损失了不少。扫了码,听到“当”的一声,钱付出去了,我还在问朋友我穿这裙子好不好看。她俩连说好看,稍稍安慰了我。岚买了一条红裙,好像不太合身。听米大姐说,认识一个改衣服的裁缝,说去改一改。

“陪我去改裙子。”岚说。我想了一堆不去的理由,可都堵在了嗓子眼。谁让我早上逞一时口舌之快,没有温润地回应她的诗人情绪呢。

裁缝住在江南城。忽然想到,我们的裙子就是江南风的,回想穿上的感觉,似在微风细雨里摇曳而过,一下子美好了许多。裁缝是维吾尔族人,高个子,很白,一头大波浪金发。岚穿上裙子,指着各个要改的细节。裁缝说了她的修改方案,手底下很利索。我想起放在岚后备厢的我的裙子,就说也可以拿来改一下。岚又不由地笑我:“看吧,现在不光陪我改裙子了。”

岚的裙子改短了,腰身剪开重新缝好,穿着美美的,唯一的缺憾是领子依然有些低。岚讲究衣饰与气质天衣无缝地匹配,对细节过分地要求完美,就像她干净而天然的诗文。裁缝提议将两边袖口的蓝色细带各截一段,缝在领子上系成蝴蝶结,这似乎与衣服的高雅风格不搭,岚有些不能接受。要不缝个暗扣,一想扣起来绷起的样子更无法接受。左思右想,想不出办法,岚有些后悔买了这裙。最后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风纪扣,大家都觉得是个不错的方案。改好后,岚试穿了一下,扣起风纪扣,完美提升了领子的高度,我和米大姐也不由地欢喜起来。

我的裙子改起来相对简单。我喜欢长裙,但过长并不好看,截掉一截还是轧起来?米大姐说:“轧起来垂感更好。”一下子消除了我的顾虑。在袖子中上部位折一层边缝轧一圈,把两肩折出半个月牙边来,缝轧一条线,做成小盖肩的样子。这样一来,胸也提起来了,肩也不垮了。可是解决裙长的轧线缝在哪呢?裁缝建议说:“可以在裙摆下方大约10厘米的地方轧一条线,就像那种层层裙。如果不喜欢,把线扯掉就好了。”

我想起那个工程师修理电机的故事,画一条线值1美元,知道在哪儿画线值9999美元。这真是一个好办法,岚说:“如果还长,还可以以此类推再折一层边。”

裁缝的眼睛是一把美的标尺,更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妙手,裙子很快改好了,熨熨平整。

我穿上饱含湿润蒸汽的裙子站在镜前,焕然一新。新疆的春天虽然来得迟一些,但真的来了。

◆ 植物脸谱

榆 钱

钱续坤

榆树无疑是乡间最受欢迎的树种之一,原因至少有二:它的树干粗壮,材质结实,盖房架梁大有用武之地;“榆梁”谐音“余粮”,叶子被称作“榆钱”,有祥瑞的口彩。

榆树被广泛种植在老家的房前屋后。春光明媚的时节,鸟鸣四起,榆钱耐不住寂寞,撒欢似地窜上枝头,热热闹闹地簇拥着,挨挨挤挤地亲近着,春雨洗浇,纤尘不染,阳光下晶莹剔透,甜香四溢。而在高大挺拔的

榆树底下,总有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,看榆叶热情地挥舞着翠绿的手掌,望榆枝曼妙地摇曳着窈窕的身姿,期盼着采摘榆钱饱餐一顿呢!

采摘榆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故乡的榆树都比较粗壮,两三个顽童牵手,很难将其合抱,乡间妇女为了得到那点可以解馋的美食,只好拿来一根细长的竹竿,绑上锋

